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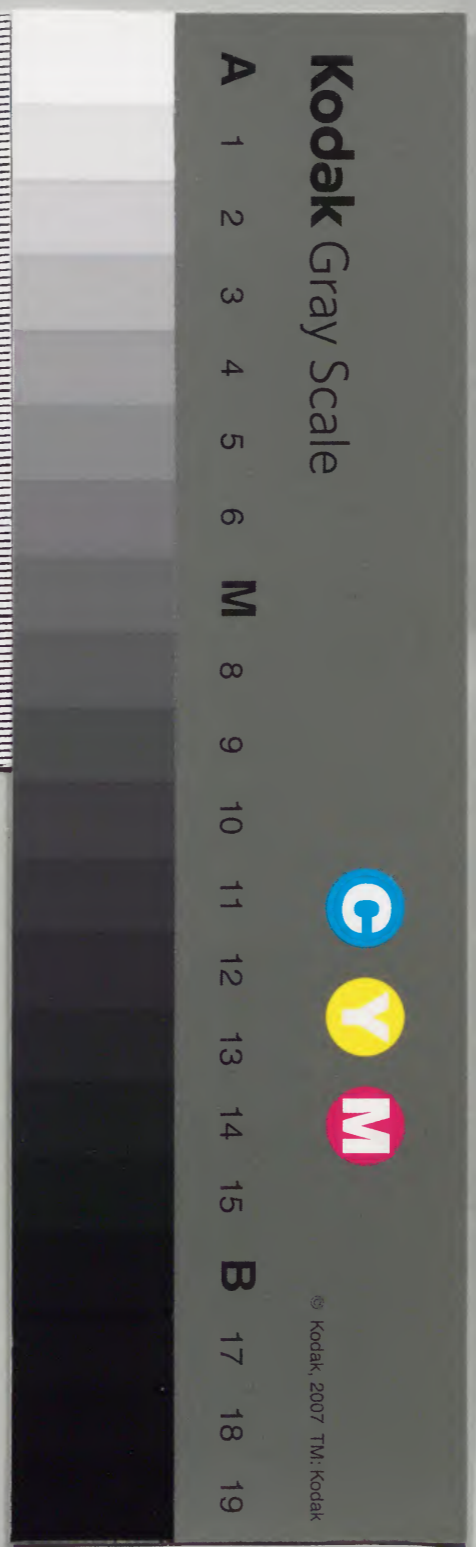
管子

九十

漢書門類	
九	五六六
一	函
四	架
三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六六
一	函
三	架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6)
函號	300	7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九

唐

臨淄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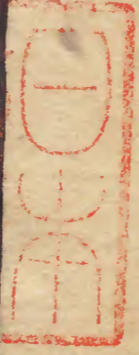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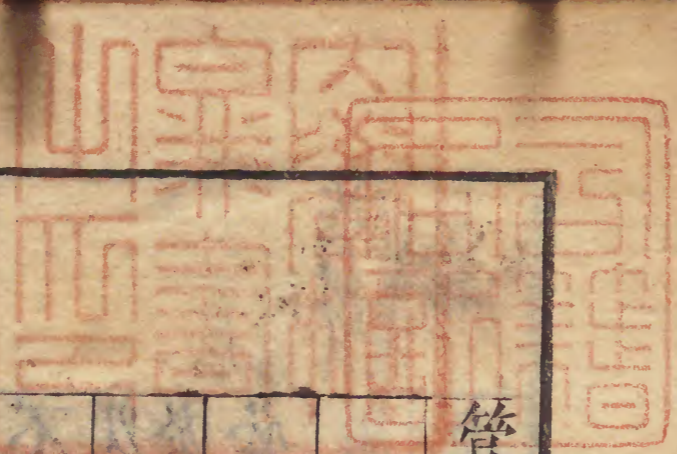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朱長春評都
虛言虛事為
美夸張華名
雄駿如由辨
口稷下諸先
生為之耶
張勗評文極
高古前後結



構最嚴密而
鬆處復處往
往得趣
朱長春評散
散敘次如不
關應中關應
先秦之秋

沈氏新評行
政犯民之惡
則本傷

曰。二子何故不讎。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
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言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撫軒評薦朝
古人重其事
也

朱長春評敘
桓仲君臣一
段伴疾不救
以愚弄諸臣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
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
版牘也。凡此欲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入入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詞景如畫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陳法如解佩如射覆奏策中敘范維邪王相見一段情事略相當

管子 卷九

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千元反棖所以嚴節之陳歌舞等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藜心評危言疎聽

張揚評法古太多用此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篇末何謂此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法

朱養純評定
居行令計畫
其甚

管子 卷九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國當定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文甚適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揚慎評令其
雌雄有幾焉
文在有字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居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

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東山之西。水深滅

堦。堦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

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

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

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其君

臣為明賢。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朱長春評詞
如綺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為著書不可
為史二種文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故
孟堅著史記
曰其文直其
事核

管子 卷九 四

揚慎評一篇
之事智定于
不致更定于
不致桓幾出
折于楚而仲
持之所謂鴻
翼者也

朱長春評全
述前語戰國
文如此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
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
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仲父何不遂交
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
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
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
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垓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
欲吞宋鄭思人眾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
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朱長春評文
奇事亦奇因
其文武而文
武用之所謂
大上實因陰
陽轉移仲氏
之所以臣宿
也
朱長春評召
陵之師兩君
無遇也安所
令又安所令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
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
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
與楚王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
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
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
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
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
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又安請宋鄭
安有百代文
傳平
楊慎評或云
發其夾塞武
云即夾字而
易其用筆間
如畫
張榜評是鴻
鶴南北往來
光景
朱長春評一
冷語應上作
結先秦史記
外無此體

取其雖百代而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無敢毀者也

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

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

水所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

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

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

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詘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伴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鬪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各吾不敢信險奔安忍之尤何用口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化人易代謂美教化

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賓屬四海賓禮

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

梅士享評先
羅列一段便
叙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總其威權修其罪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

維持其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

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

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

霸王之常也非君人者有道有道有常霸王者有時必選

然後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

日資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

馬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

而多獲遂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

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

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

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然後能用

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

管子評錯綜 盡變

楊慎評網中 珊瑚鄰紅 溜可以發漁 父之笑 張樂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張嶠評下而王之鈞而臣之豪傑讀此可以寒心

趙用賢評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可令天下之權而總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於得地。幸猶勝也。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故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均分地

可以臣彼。地自利彼。困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

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

也。令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

沈維垣評財權刑賞總以明一人之行

黃震評術而曰德甚微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績按遂德之行。猶以成德之行也。如此者。須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

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公而公。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日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則無以取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天下也。

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其元元。襲其詭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但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入。皆得以人從。欲用濟也。是以

管子 卷九

術曰德。德曰大。不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
 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
 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

楊慎評自此
 至遠無不聽
 皆精大意未
 事而藏能候
 時至之機既
 事而動能制
 天下之勢

楊慎評數語
 皆聖人之旨
 幾幾乎易也
 天下無後而
 可以舉事故
 王伯同爭乎
 此而出儒論
 未然之

趙用賢評聖
 人將動先知
 其安危若愚
 人則至危之
 時方改易其
 平素之言

故曰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
 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憎。中庸之
 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
 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

紂之暴則無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湯武之功

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破大而制地大本

而小標標未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

中國為天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

以大牽小以疆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疆助弱按抑

朱長春評國
備時得要
領矣

朱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文體錯落變
化可法

圍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

故為天與親諸侯之所與也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

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亾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柯潛評國之
轉移可畏

朱養純評三
觀三守三滿
千古不易

大政開國。大而不可為者復小。大而不可為則疆而不理。

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

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

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也。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

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有

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

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

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非。地大而不可為命曰土

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

李泌評勁骨
秀采語語石
砭

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

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可耕非其地也。地大不可耕

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

非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

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

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直。直。苞裹也。上既

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

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理也。

趙用賢評搏
專也君不能
聽也
楊慎評搏
也曲禮曰毋
搏飯黍可搏
而沙不可黏
人心豈沙哉
在乎主者炊
累之

管子
卷九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高，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此有五勝。故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大

周元會評王
霸各有所藉

揚慎評心不
至則物寓焉

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者可以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為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

管子
卷九

善半為則貪存焉至微至雖列爵位雖稱為賢無優劣齒賢不齒弟擇眾弟又非選眾而舉也是貪

微又曰後言方心而已又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是以王之

不必言最在乎鑒焉明前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

如明而非明語可參究以爭天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

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

道地道平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是故先王

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

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

之以權致之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自服遠

何俊良評天
地人在人善
用

葉水心評文
武兼至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

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文武具滿德

也唯文武諸功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

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

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

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

則爭節者也故失昏通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

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趙用賢評制
節謂事大國
受其法令

沈氏新評立
功名者戒作
難違易故下
曰相刑量勇
知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
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
此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
君武之於桀紂也謂當兼下事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
其用師必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
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
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做此料食

黃震評數攻
合法

朱養純評得
失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
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
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
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宏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
成曲在於全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
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
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循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
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
則喜謀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
失則怒

岳正評謀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春通得者，陳失者，田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閔之取燕，鄰國必怨。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既動，移而不親。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人。既專破一國，常守其疆，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人。

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睢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網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次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

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人，故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咨，盡悉痼瘼，而善

趙用賢評此
篇文法累變
而不窮，真天
下之奇也。
劉績評此篇
括遠辭奇句
法極不窮
最千古妙筆
也。
楊慎評問前
有事文以立
之，如設懸
而文妙于啓

救之。衆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

所歸。如此者。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

始。為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

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其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

之屬。米粟。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

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

亦何以明之矣。其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楊慎評大小一體求音者宜伐洪鍾定律者先辨一黍

郭正域評何子數極文法甚錯落爭奇

楊慎評問族即問善問族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

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何待乎。當有所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問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即問收復哉
幾于主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

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朱養和評以
士俱就田上
詳析一番

沈問新評又
及承吏羣臣
外人可請參
問無遺

士之受責。春通古。債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在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春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張嶠評男女
所出亦關國
用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

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續技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

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

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

何乘也牽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言直有車

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蒞百姓者幾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之巧

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

檢書評兵
器極之用
更孫思虛
實

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

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

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弓弩

之張弓弩之可衣夾鈇鈇兩刃鈇也衣鈞鈞弦之造

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泝厲可其宜修

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

柯潛評又轉
調法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

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

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

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

方戰有餘

伐材必以冬也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勝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代問字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

馬牛肥腴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美者薦草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

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張栻評此下並列三件而以時簡稽帥代問字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

代問字

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

後日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

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

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

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立之年數

朱長春評國之大事曰戎故甲嚴之亦長篇連行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揚慎評末官都數問甚喫緊

朱養和評數
十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避閉雖通路而
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
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春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
日制地故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此言故言曰法地

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
地德為首。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

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沈問新評禮
與親俱從地
出

于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具

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天

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句

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句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管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句屬讒人普而德管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岳正評曰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何俊良評萬
人和于市而
人各營其所
生

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限隧也謂關也而外財之門

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

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征於

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

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

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

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

其外以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

沈氏新評開
又不離市而
惟有以來遠
人財利之門
戶不塞

朱養純評古
來開邊之患
皆由不以順
結即日撫四
極行法官明
制度亦無用
矣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
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貌德者不足困我也蓋
詰奸者必使貌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

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回

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

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後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

慎守其一以備不虞四極而撫安之

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

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日申

管子卷第九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卽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朱長春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熇而悅反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朱長春評戒多繕道保定之務故別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濟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

猶軸之轉。載斛石。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

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管子

卷十

一

流遺文可入
經言

姚樞評賢洞
潛兮流漸獲

為本。秋獲為利。今田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糧食如此者。必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張榜評公亦
固情一句收
上三句法佳

楊慎評此三
句與無翼三
句亦相經緯
合味之有榮
華精實存焉
玉詩云仙有
鼻裂非獨功
失實法難獲
也故至人固
之又固仲豈
有道秘而姑
以分相其餘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可尊。而道乃榮。榮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榮。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之重。塗之長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起羞。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卷之二
卷之二

耶
揚慎評生從
無方向生來

朱長春評濁
以靜之徐清
安以久之徐
生是靜然定
生此句擲上

何良俊評換
作上下尊賤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

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

之淫。所以成邪行。凶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

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

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內義外。助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

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

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

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字便新目

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各是故身在草茅

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

儻來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

而疾。德必真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

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

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貌。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物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

成也。故萬物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常無為。

四肢耳目自心使。萬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

沈聘新評不
動者無為之
宗

郭正城評竟
作座右箴

管子

卷十

而親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博學而不自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

為仁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

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桓

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隰躬朝

公望二子施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楊慎評交成者天下之慶忠信者交成之慶天下有賀得信友者不讀管戒乎曾彥評弋廩以後撥拾似漫

孔謂達患勞飢死而上逆施雖忠言何裨

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

為羽翼所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

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

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

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

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

日其將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梅士享評桓公多內管子至此因對及之

管子 卷十

張嶠評欲得君之教最難

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勿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勿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岳正評三省後斷罪。三省。即周禮三省。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悖耄也。

葉水心評從教選得來

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斃。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斃。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悖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春通樵。蘓曰。草封。煮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下。而九合諸侯。

管子 卷十

朱養和評輕
燕掠風整
復斜針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出。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趙用賢評此
言已不事人
未嘗得人布
織猶君不下
小國故諸侯
不至也意者
或有不審致
諸侯之道耶

梅士亨評無
物不有而後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不容審耶。宮中既少織維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入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

成爲天地無人不察而後

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

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

而榮明之鮑叔薦管仲管

仲不薦鮑叔古人至公無私

楊慎評此與忘私致身等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

人大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

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

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

者未有所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演

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

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爲人生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語何知當有別義人心志一而繫生者無一不忘明之爲人殆真不忘者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持握

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

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令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

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

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

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

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張榜評又知
數子偏處洞
見隔垣

楊慎評謂朋
常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
江黃近楚已
死後君必歸
二國于楚使

管子

卷十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誦。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誦。寧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農植實於

積聚不能知。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

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若。臣聞之消息盈

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

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

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

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

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

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

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

豨而不使也。齊通左傳曰還我。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

狗矣。豨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

言曰北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

楚知服已而
不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國
楚必伐之不
救固不可若
救則遠興師
旅而致亂矣
梅士亨評歸
江黃於楚管
子身後之遠
見但春秋魯
僖公十二年
齊桓公三十
八年也是年
夏楚人滅黃
其冬齊侯使
管仲平戎於
周則管仲病

管子

卷十

八

時黃已先亡
惟江在耳

劉總評果推
心置腹

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
 又言曰：西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
 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
 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
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
 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
 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官中亂，復反豎刁。利
 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
 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
 戰于靡，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
 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

南有轅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

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

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朱長春評地
圖參思制分
三篇皆權書
談一節深一
節文亦一篇
精一篇義相
比合故應參
看

困。謂其地堯塙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

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之形。

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

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犬吏

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

於心。故其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隱賢能有私行

梅士享評明
智能而人主
又出以獨斷

趙用賢評君
相互相成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為也。春通私

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

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

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連什伍。使其什

鈞連有。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插

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

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
彘。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
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
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
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
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
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

朱長春評參
思談兵處佳
言效珠眉玉
膾炙後人著
蔡權家十三
篇外漢士奉
之帳秘矣
楊慎評題目

參患文揚言
兵計耳狂于
強弱二患者
心迷不可以
計二患在亦
有不能計心
不狂而國無
患乃可以計
也計在神明
要心之二盡
而數之一起
乃可用也文
中其數不出
于計一句妙
房解好器戒
夫具語妙入
神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凶行邪者不變。則羣臣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空有外難。能士去。凶必構鄰
來伐。故有外難也。羣
臣勿黨。則空有內亂。羣臣勿黨。則狗變為虎。篡
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
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
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
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
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
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
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
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李泌評殫積
畫勇兵不可
能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
 可當一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
 軍之用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與之
 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十年之蓄積盡累代之功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
 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
 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
 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
 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敵矣荆棘處生日費千
 金攻堅則軻此之謂也故日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何俊長評計
必先定談兵
之祖

梅上章評管
子論兵散見
於諸篇不徒
七法幼官兵
法小匡已也
漢蕭鎰上書
言兵事術得
伯言參患數

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
 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
 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
 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既合天時又得地利
 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眾
 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故心至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伐
 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
 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眾無兵甲
 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語其書便竟
警懼一時號
為智囊然則
管子之經緯
大矣

朱長春評漢
初六經未表
諸錯皆管氏
紹祖之臣子
餘食之宗人

白徒鳥合不知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
兵與無兵同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
則坐而受死也
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入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入也故一器成往
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
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
又具則天下不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三器
敢守城而禦也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懼而
自散也春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柯潛評動搖
揚標青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水冒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
勝者先聲奪入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
勝者文德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所謂無戰
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
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
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
聚眾

梅士享誅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為市朝
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與師動眾所
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
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
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
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
可不參詳也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朱養和評修
前行正是爭
先處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春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大勝。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鄰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

曾彥評用閒
故徧知

黃震評入洞
庭竊焉書

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問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財為問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春通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襲人。不陣或妄行則羣卒困。春通不量力而陣而謹。強進則銳士挫。春通知難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朝。朝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

張榜評所以
伐楚先使秦

則軻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

難人。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

士卒脆弱故也。春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

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

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游間也。

刀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

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及天道之不行必屈

竭而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

不行以牛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

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有道者不

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春通攻無君非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故禮不伐喪。攻堅不

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

先覘以潛襲所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

以不知其將至。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

而近。故不知其將去而不可止。兩對即善攻不知守

去。楚幕有鳥之比。去而不可止。待。續按待即

善守不。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上圍意注

非。當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

字為句。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強也。而富

必能。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強也。而富

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趙用賢評從
讀屬上句

沈鼎新評攻
守二者須有
權宜

兼水心評語
翻弄多妍

張嶠評理分所以制富強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惠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餘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厄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朱長春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道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眾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此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索理文

岳正評不一之令疑惑所叢生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或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碍而不通也。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不一也。故以况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

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

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

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

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嗇夫。任。教人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夫亦謂檢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

以行。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

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

吏嗇夫盡有警程事律。警。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

衡權斗斛。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効。言據文而舉。

効。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

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續按。言教律既成。善

孔穎達評守
戰由于誠則
知君臣不可
不合

朱養純評人
皆先自諸賞
先自去罰教
律所關不淺

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

業。謂因人嗇。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

考此。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

也。善者。不敢橫慕。善者。自應賞。故不。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僂死之

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

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真。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

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姚樞評常事
非明法不應

張榜評兼分
因其事道之
常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更相。上明下審。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茲職評朝朔
太清從意容
治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

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

者。廢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廢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

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指君食之。各必設教。布政有均

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

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

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

周元會評廢
德仰生語自
饒媚

沈鼎新評道
德乃制令事
業之經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寔。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

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

何俊長評言力所以貴愛

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

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

柯濬評今恐相揆者又相詐

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

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

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

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

國如兩君，專者擅。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

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

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

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故曰：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

楊慎評：善也。知善則善人而巳矣。善居

形器之間即
有私知惠而
不知化非謂
靈霜雷之用
也以之效忠
盡職則猶可

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
任。故為人役也。故不公人也
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
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
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
國無法則民多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君身善之
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此言
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
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此言
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
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
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在

曾彥評其人
當不便生福
敗

張榜評本不
主則不治
尋其源

之士也。績按諸生之職。尤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
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
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
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
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
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
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

矯偽也。上預下事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

也。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

逆之行。逆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

曰不違公道便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也。故

揚慎評既設法而舍之說盡世主之情

劉勰評貪意侵勢大可危

揚慎評此言似見桓之後

來梅士享評姐已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曾獲姬與

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

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

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

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婦人嬖寵假於男之

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於是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兵亂

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二五偶而禍
晉子古乳源
一轍

程敏政評據
法奉命便能
牧民撥官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緝纒。盡有法度。緝纒。古。衮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眾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卷十

朱養和評天子至庶人惟讓為道法

李泌評習古于羊

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僻。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二十二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大夫比

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

績按此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

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定其

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

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立三階

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

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

朱養純評言
庶人言官言
相而歸到君
削然芙蓉出
匣

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勝其任

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唯此上有

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

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

春通道由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

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

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

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黃震評道能
立性治以重
生

是無以生財。非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

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

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

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

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

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

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將殺之厚之意財不能供。

趙用賢評將與之二句是留賞留罰也

張嶠評道歸諸好惡方實

郭正域評不留不宿故恩流而人就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聞礙。故不供不振也。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

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不疾其威。疾怨也。威

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

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揚慎評典謨
中語

沈維垣評合
聽所以一體

管子

卷十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

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

歸是以令出而不稽也稽留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

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

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心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

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

極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

孔穎達評參
駕六龍

沈鼎新評繼
信傳善穆然
三五之遺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

目不壅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

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

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

臣亦猶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

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

擇事亦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以此事上擇其可

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

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合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嚴勁典制。順不比。盪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梅士亭評。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為臣者援私以為法。於是乎內漏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姦。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終

寬政庚申

管子卷第十終

